

阳荷

○ 黄华



第一次见阳荷的人，多半会被它唬住。土里冒出来的，不是寻常的茎叶，而是一个个紫红色的疙瘩，裹着一层一层的鳞片，像没长开的笋子，又有点像着了火的松果。它从肥厚的叶子中间钻出来，沉甸甸地吊着，头一次看还真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。

我们黔东南的人老爱把阳荷和折耳根来做一个比较，不是没道理的。这两样东西都有一股子冲劲儿，头一回吃的人多半要皱眉头。折耳根是水里来的腥，凉丝丝地往喉咙里钻，

喜欢的人说那是清香，讨厌的人躲都躲不及。阳荷不一样，它那辛味里带着凉，像松脂又有点像薄荷，咬下去先是一股冲劲，紧跟着化成清清凉凉的，在舌根那儿慢慢散开。折耳根得嚼几下才出味道，阳荷倒爽快，一进口就把底牌亮出来了。非要说的话，折耳根像山沟里藏着掖着的暗流，阳荷就是大中午太阳底下明晃晃的溪水，一眼看到底，可你就是挪不开脚。这两盘菜是不会同时出现在同一餐桌的。

我小时候对夏末秋初的记忆，都跟阳荷那股子辛香气缠在一块儿。那会儿老房子房前屋后都栽着几丛，叶子宽大得很，风一吹哗啦啦响。每次我婆叫我去掰阳荷我都怕得要死，这地方容易藏蛇，遇到过多次。掰回来，我婆拿指甲掐掐阳荷的尖，说声刚好，我就放心了。她切阳荷从来不用刀，就用手撕，顺着纹路一扯，紫红的鳞片就裂开了，里面是象牙白的嫩心，还会渗出些黏糊糊的汁水。那汁水沾在手上，一整天都带着股特别的辛香，洗都洗不掉。

毛辣果得挑熟透了的，红得透亮，跟阳荷一样切成丝。青椒要本地那种细长的，皮薄肉厚，绿生生的。三

样东西一块儿下锅，整个厨房就活了。阳荷的辛香让热油一激，直冲冲往人鼻子里钻；毛辣果的酸甜一炒就变得醇厚起来；青椒也不甘示弱，把自己的清鲜全抖搂出来。这三样在锅里谁也不让谁，翻来滚去地较劲儿，最后让一勺盐给劝和了。盛到白瓷盘里，红的紫的绿的，好看得很。

这菜是真下饭。夹一筷子进嘴，阳荷丝还是脆生生的，咬下去先是一股辛，紧接着变凉，末了还能品出点回甘。毛辣果的酸在舌尖上打转转，青椒是那种踏实的清辣，把别的味道都给托住了。

阳荷还能吃出很多花样，夜市上有人把它串成串，刷了油搁炭火上烤，火苗舔着鳞片，爆出来的香味比炒的还野。撒上辣椒面，外头焦里头嫩。小馆子里有凉拌的，切成薄片，拿糊辣椒、蒜末、木姜子油拌了，再滴几滴酸汤，吃着咔嚓咔嚓响。最妙的还是泡的，也有朋友用淘米水泡阳荷，封在土陶坛子里，过个把月再开，原来紫红的颜色褪成浅浅的粉，那股辛味也收了，变得又沉又含蓄。夹一块出来，咬着韧韧的，酸里头透着香，是时间慢慢泡进去的味道。去年我也泡了一小坛，可能是天气原因，“翻了车”。

我这才晓得，阳荷这玩意儿，小时候吃的是那股子鲜猛，长大了倒品出它的柔来了。折耳根也是，凉拌了吃是脆生生的羶，炖进汤里就化成绵软的药香。大概不只是因为它们都长在山野里头——是它们都晓得怎么把羶劲儿藏进软里头，跟这片地上的

人一个样。

每到夏秋交替的时候，我总爱在菜市场里找阳荷。刘禹锡写玄都观的桃花，说“种桃道士归何处，前度刘郎今又来”。我比刘郎走运，阳荷每年夏秋交接的时候都准时来，紫红的苞从土里钻出来，不管世事怎么变。它就那么长着，拿自己那点辛香，把散在四处的人一趟一趟往回唤。

如今在凯里住久了，到时节了我也习惯了去风情园买阳荷。八月里，卖菜大姐的竹篮里码着一排紫红的苞，还带着泥，鳞片上挂着露水，味道一直是阳荷的味道。

我忽然觉得，我婆兴许压根儿就没走远。她只是换了个地方，换了个灶台，还在炒那一盘红的紫的绿的，还在等我回去扒三口饭。天慢慢暗下来，我没起身开灯，就着最后一点光，看着案板上剩的那个阳荷，紫红的鳞片一层一层的，像封信没拆开。

风情园的卖菜人每年八月都在，竹篮里总有紫红的疙瘩沉沉地吊着。我提回家，撕开，切丝，下锅，要么凉拌要么烤，有时候什么都不做，就那么搁案板上多瞅两眼。红的毛辣果，紫的阳荷，绿的青椒，这三样摆白瓷盘里，就是整个故乡了。折耳根也一样，不管走到哪儿，只要在凉拌摊上看见那白生生的根节，心里头就踏实了。它们一个长水边，一个生土里，一个带腥，一个含辛，可在离了乡的人的舌尖上，都成了同一种东西。

阳荷不说话，可什么都记着。记着它的人，走再远，舌尖上都有一盘故乡等着。

一院花生香

○ 季勇



一场秋雨过后，天空放晴，父母在地里起花生。他们动作麻利，各抱着一把枝叶左右摇晃几下，使劲一拽，甩一甩，一串串花生就整齐地排在地上了。我只抓住一根用力拔，不想好几个花生也破土而出，又惊又喜，抖一抖，先拽一个剥壳尝尝，一股豆腥味，赶忙吐出，根本不能吃。他们将拔出的花生一个个拽到大箩筐里，越来越多。全部摘完，父亲挑着满满的两大筐，一路沉甸甸的喜悦。

刚摘的花生，放在小院里晾晒，平展地铺在一大块蛇皮布上，让阳光来检阅。一地的花生，满院淡淡的泥土芳香，母亲抓上一些花生，洗净下锅煮，

加些盐，滚锅后再煮上二十分钟左右。我在院子里进进出出，边望着院子里的花生边朝着厨房咽口水。当阵阵香味飘出，热腾腾的一锅花生总算出锅，稍冷了些，我就开始下手，抓一个一捏，掰开两半，赶紧将粉嫩的花生米送入口中，咸鲜软糯，人嘴清甜，越吃越想吃。我抓上一大把坐在小院里，慢慢享用，边吃边哼着歌。

秋高气爽，万里晴空，用不了几天，一院子的花生晒干了。母亲拿着筛子站在巷口去泥，边筛边拣去个小的，装入蛇皮袋。一大袋子的花生，一部分带壳留着过年，另一部分要剥出花生米，一家人坐在院中

老相册里的温柔

○ 于红秀

一张张照片，串起了我们斑斓多彩的童年。

斗转星移，我们渐渐长大，父母的鬓角增添了许多白发。离乡求学工作，老相机被收进柜子深处，成为一枚沉默的旧物。父亲每年增添一本老相册的习惯，也在某一年悄然中断。翻到相册后面，空白页越来越多，像是时光戛然而止，让人心里空落落的。

我翻开扉页，那里夹着几张黑白照片。最旧的一张是母亲在姥姥家的全家福，再是父母的结婚照。那时的父母还很年轻，眉眼干净澄澈，没有太多岁月的疲惫，父亲穿着中山装，母亲扎着麻花辫，肩挨着肩，嘴角含笑，眼中充满对未来的憧憬。往后翻，中间多了小小的我——扎着小揪揪，攥着铃铛，一脸懵懂，对眼前的世界一无所知，却被父母稳稳护在中间。

再后来，妹妹出生了，弟弟也来了，相册上的人数逐渐增多。记得盛夏的一天清晨，母亲早早喊我们起床，说是要到向日葵地里拍照。睡眼惺忪的我们一听，立刻如小鸟雀跃的小鸟从被窝里蹦起来，穿上花裙，在院中旋转到一只只翩跹的蝴蝶。我们穿过麦田，转过一片树林，无边无际的向日葵豁然映入眼帘——千万朵金灿灿的花盘齐刷刷地朝向东方，在晨曦中闪闪发光。

全家人在蓝天白云下、天山雪峰前，与绽放的向日葵合影，每一张都盛满了夏日热烈与浪漫。那时的日子过得慢，没有匆忙，没有繁杂，一家人相守相伴，寻常烟火便是安稳的幸福。

往后翻，全是我们从小到大的细碎剪影，背着新书包上学的稚嫩模样，在院中嬉戏打闹的奔跑身姿，母亲在院中忙碌的侧影，父亲在灯下看报的轮廓。翻到某一页，我的手忽然停了下来——那是一张姥姥和我的合影。那年秋天，阳光透过浓密的玉米叶，洒下斑驳碎影，姥姥坐在那把老竹椅上，微微向倦着背，我歪着头靠在她肩上，心里安稳又踏实，全然不知岁月匆匆。如今捧起这张照片，看着姥姥慈祥的笑容，眼泪忍不住奔涌而出。

我整个童年都在姥姥身边度过，春日看花，夏夜乘凉，秋日摘果，冬天围炉。她把最朴素的疼爱揉进每一个寻常日子里。可时光从不留情，我离家越来越远，姥姥渐渐老去，终究留在了旧时光里。

人到中年，翻过山涉过水，才慢慢懂得，生活中最动人的从不是轰轰烈烈的过往，而是寻常日子里的陪伴与温暖。几本老相册，承载着一家人的烟火温情，记录着光阴赠予的朴素深情。



人伏的谷陇，山风带着田垄间稻花的香气往镇子里钻，太阳刚从西边的山头落下，街上的电灯一盏接一盏地亮起来，把青石板路照得暖烘烘的，以往这时候，各家吃过晚饭后就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摇蒲扇，聊几句庄稼长势、邻里琐事，不到半个时辰就关上门休息了，整个镇子夜晚安静得出奇，只能听见虫鸣声。但是这些天情况却不一样了，镇中心球场那边哨声一响，男女老少都坐不住了，鞋底子蹭着地面向那边赶去。

今年谷陇“天亮文化”乡村篮球赛参赛的85支队伍、上千名队员冲破了村寨界限，没有年龄、职业的区别，谷陇本地29个村寨代表队不用说，就连凯里、施秉、余庆那边的体育爱好者也成群结伴而来，背球鞋、提水杯，满脸都是兴奋劲头。组别划分得很贴心，有身强力壮的青年队、沉稳老练的中年组、蹦蹦跳跳的少年队、利落飒爽的女子队。

球场上最显眼的是少年组的半大孩子，身材还没有发育完全，球衣套在身上摇晃不定，跑起来满头满脸是汗，混着地上的灰尘，一个个都成了小花儿，但眼睛却像星星一样亮，抢球时摔了一跤，屁股蹲儿砸在地上，爬起来抹把脸接着跑，一点也不娇气，场边的爹娘笑着骂猴儿似的，但手中的矿泉水瓶攥得很紧，等下场了马上就要逃过去。

中年组的汉子们又是一道情景。许多人肚子微微凸出，来回奔跑就喘粗气，衬衫湿得贴在背上，但抢球毫不含糊。传球、走位、投篮等各方面都认真，不像友谊赛一样不争输赢，而是像打什么重要的擂台一般，投进一个好球时，场边观众的叫好声能把屋顶掀翻；失手之后自己先挠着头笑起来，然后大家也跟着乐。最令人高兴的是女子队，平日里在家喂猪种地、做家务事的嫂子们换上运动服个个精神抖擞，运球稳、投篮准，一点也不比男队差，每有有女球员投中三分，场边的婶子大娘们就拍着手喊“好样的”，比自己上场还得意。

赛场四周，更是一片热闹非凡的烟火气。美食摊子沿着路边一字排开，炭火燃得正旺，烤串在铁架上滋滋冒油，撒上辣椒面后香气扑鼻而来。卖冰粉的老阿婆守着自己的摊位，铜勺敲打瓷碗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，红糖浆顺着勺边流淌而下，清甜的凉意在空气中慢慢散开，还有挑着担子卖李子、杨梅的老乡，都是自家山上刚摘的，果子上还带着露水，价钱公道，秤头给得足，看球的人手中不空闲，老汉攥着烟袋，眼睛盯着球场，嘴里念叨着球路；小孩子们攥着冰棍，在人群里穿梭着，时不时因一声叫好蹦起老高，年轻的姑娘小伙聚在一起看球聊天，晚风拂过发梢，都是轻松的笑。

旁人只认为是球赛热闹，但是谷陇人知道，这热闹的背后是日子越来越有奔头。过去镇里晚上生意冷清，商铺一般在八点左右关门，而如今借助赛事人气，各家商铺都能多做一些买卖。开杂货铺的老王说这段时间饮料、雪糕卖得快，晚上多赚的钱够孙女买两本课外书，卖酸汤粉的李婶夜里特意加了卤味和冰浆，收摊的时候数着零钱，脸上的笑纹都深了。

人心就更加难得了。过去各村寨的人除了走亲戚，很少有聚在一起的时候，如今因为一场球赛你到我村切磋，明天我到你镇做客，一来二去就熟络了，赛场上拼得热火朝天，下场了勾着肩膀去吃一碗冰粉。老人都说这才叫做生活该有的样子，吃饱穿暖了就得找点乐子，大家聚在一起热热闹闹的，乡风也就变得淳朴了。孩子们不再整天待在家里看手机，到球场上跑一跑，身体也健壮了，性格也开朗了。

其实哪有什么神秘的“天亮文化”呢？归根结底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富裕起来以后，心里就有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夜里灯才能照得久，人们的才气才真，这并不是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，只是一场场平凡普通的球赛、一碗碗热气腾腾的小吃、一声声由衷而发的叫好，但是这些烟火气息之中却蕴含着谷陇人最真实的心愿：生活有盼头、邻里间有温情、日子有滋味。

难忘侗寨凉风洞

○ 杨政权



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。每当盛夏裹挟着灼人的热浪席卷城市，刷到各地突破四十摄氏度高温的新闻时，我的思绪总会越过群山，回到岑巩县思扬镇双龙村岩屋口，怀念那股自山腹奔涌而出的清风——藏在侗寨深处的凉风洞，是刻在游子心底最清凉的乡愁。

这方依山而建、的侗族山寨静卧山坳，是一座两百余户、千余人的侗家村寨，族人世代相守于此。错落的楼房顺着山势两旁铺展，中间是一条龙河静静地流淌。每到夏末初秋时节，青灰瓦檐上摊晒着金灿灿的肥硕玉米，木楼廊檐下成串的红辣椒热烈明艳，空气里时时萦绕着米酒醇厚鲜美的香气。村寨背靠的山体藏着百余个溶洞群，凉风洞便是先祖留给整个寨子天然的山间凉宫，也是一代代侗寨人夏日消暑的秘境。

循着寨口古朴的青石板山道缓步走向后山，正午的暑气依旧浓烈，道边的狗尾草被晒得蔫软，聒噪的蝉鸣在山谷间此起彼伏。可行至野坭子丛生的坡地转角，一股温润的凉意便扑面而来。还未抵达洞口，脖颈间的汗珠就悄然消散，这份冷风绝非空调制造的干涩寒气，它裹挟着岩壁湿润的潮气，混着洞口野花草自然的芬芳，轻柔拂去满身燥热。

洞口平整的天然石台，从来都是侗寨最热闹的聚集地。摇着蒲扇的老人闲坐闲谈，挎着竹篮的妇人围坐在一起分拣田间新摘的蔬果。刚从田埂采收的黄瓜随手搁置在石台上，片刻便浸满沁骨的清凉，咬一口脆爽甘甜。

举着手电向洞内缓步深入，光束扫

过千百年凝结而成的钟乳石，形态千姿百态。有的酷似吊脚楼翘起的飞檐，有的宛若酒坛升腾而起的酒花，岩壁不断渗出细碎水珠，指尖触碰，凉意顺着指尖蔓延全身。洞底的暗河静静流淌，水流摩挲着被岁月打磨光滑的青石板，风声穿梭在曲折洞道之间，调子悠远绵长，恰似侗寨代代传唱的古老歌谣，总跟着伙伴悠悠回荡。几时的暑假，我总跟着伙伴悠悠绕着玻璃瓶钻进溶洞，想要在暗河浅滩搜寻小虾，往往没走多远，就被凉意激起一身鸡皮疙瘩，盛满一瓶山泉匆匆跑出洞口。一出洞穴，热风再次裹上身，一冷一热的交替之间，山野独有的灵气，便融进了少年的夏日记忆里。

暮色降临之后，凉风洞更是化作整个村寨的生活乐园。侗家人把简易木桌搬到洞口，鲜香的农家腊肉顺着晚风飘向山林，老者斟上自酿米酒闲话家常，孩童在洞前梯台追逐飞舞的蜻蜓。这些年漂泊奔波，辗转浮沉，吹过写字楼终年恒定的冷气，也踏访过不少声名在外的避暑胜地，可那些凉意只消褪去周身暑热，消解不了心底积郁的沉闷局促。别处的凉意只解一时燥热，唯有凉风洞的风，裹着山间草木、侗寨烟火与年少时光，十五摄氏度的温润，是独属于故土的温柔。

人间万般清凉景致，终究不及故乡山腹涌出的一缕长风。每当盛夏热浪翻涌，心底总会漫上到洞口的草木清香，仿佛那道穿洞而过的风，正穿过蜿蜒山路，轻轻唤我，回到那座藏着一整夏清欢的侗寨山坳。

(本版图片均来源于网络)